

清新典雅洞箫美

——浅谈京剧“奚派”艺术

文/王健卿 王会珍



奚啸伯先生的表演艺术着重通过在“声”、“腔”、“字”、“韵”上刻画人物，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和精神风貌。我们在奚啸伯先生所在剧团深受影响。

他在发声和行腔上，创造出一套“错骨不离骨”的声腔方法，唱，有“洞箫之美”。在《白帝城》这个戏中，反西皮二流“点如珠泪往下抛，当年桃园结义好……”一段，“字”正而不倒，“腔”圆而委婉，使人感到绵绵溪水，余音绕梁之意，声腔如泣，波动心扉。他与“谭派”挺拔、有力、苍劲的唱腔迥然不同，另有新意。《范进中举》可以说是他倾注了极大心血的一出戏，不仅恰到好处地塑造范进这一人物形象，而且也深深地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。在第一场戏中，当他忆起现今已是五十四岁，整整考了三十八年不曾得中，如今得中秀才时唱的一段西皮原版“周学道他带我恩同再造，好一似降甘霖浇活了枯苗，这时候顾不得开怀一笑，急忙忙回家去稟年高……。”这不仅唱出了他的欢快之情和喜悦的笑声，而且唱腔音“轻”字“正”，清晰真切。尤其唱到“转过了长亭过大路”，紧接一排小锣，又唱到“转过了大道过大桥，我这里敲柴扉一声高叫……”这一段，唱念做融会贯通，把范进这一人物当时那种喜悦的心情表现的十分贴切，达到了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。“奚派”唱腔的一个特点是“声高而不噪”，“音低而不抑”，很讲韵味美。

奚啸伯先生唱讲一字三音，即：音头、音腹、音尾，在“戏文”上念起来有一定的讲究。他根据自己条件，嗓音的特点很好地创造了“奚派”艺术，在唱、念上有独到之处，韵味浓、辙口准。如他在“衣欺”辙的研究、运用、实践上达到一个新的境地。在《范进中举》、《白帝城》以及现代戏《霓虹灯下新哨兵》、《红云崖》等戏中念、唱上得到了很好的表现。

奚啸伯十一岁拜言菊朋为师，十九岁正式“下海”从艺，先后与尚和玉、杨小楼、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、侯玉兰、金少山、张君秋搭班，合作演出。他博采众长，不断丰富自己的艺术。成为四、五十年代京剧剧坛上与马连良、谭富英、杨宝森起名的“四大须生”之一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奚啸伯先生的一生是在京剧艺术事业上求知、探索、进取的一生。“奚派”艺术是在艺术竞争中形成、发展起来的。□

(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京剧团)

浅谈《宇宙锋》的表演体会

文/王会珍

《宇宙锋》是全本《指鹿为马》中的一折，是梅兰芳先生的代表剧目。通过多年的演出实践和对人物的揣摩，使我对剧中的主人公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。下面浅谈我的表演体会。

赵女一出场，就带着怀念丈夫的满腹忧伤，慢慢走到台口，打《引子》时，用低而似泣的声音，道出赵女终日以泪洗面，暗自悲伤的凄苦，在恳求父亲给匡家解脱罪名，父亲答应修本时，脸上才露出一丝惨淡而带有希望的笑容。第二场中，父亲叫她改嫁皇帝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使她当场晕倒过去，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。她开始和父亲进行斗争。我分析了赵女心情发展层次，觉得三个“叫头”要有区别，第一个叫头是从晕倒醒来之后，身体有气无力，带着怨恨，声音颤抖地叫出一个“爹爹呀”。第二个叫头是听到父亲说：“你敢不遵父命”之后，内心悲怒交加，对于这样一个不顾女儿名节，丧失人性的父亲，我认为此时的赵女不堪回忆当初，脸上流露出无限悲怨之情叫出第二个“爹爹呀”。三次赵高说了“你敢违抗圣旨吗？”我觉得此时的赵女顿生刚烈之情，两眼怒视父亲，提高声调，节奏加快，叫出第三个“爹爹呀”。再就是后边反二黄中的一声叫唤，当哑奴示意她把父亲叫做丈夫，她羞得无地自容，哑奴提醒她，若不这样，明天就把你送给皇上，此时的赵女处于欲进又退，欲叫又难叫出口的境地；在实难张口的时候，哑奴一推，正好推在赵高身上，这一惊倒把她惊醒了，回身向父亲一个痴笑，大胆地拉住父亲叫起丈夫来。我觉得这样能表现出赵女敢不顾羞耻，装疯卖傻是经历了矛盾和斗争的。□

(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京剧团)